



漫

遊

餘

話

雲遊四海的東鱗西瓜

賴景瑚

數年前，我彙集我所寫的若干篇記遊抒感的散文，出版了一部「漫遊散記」。林語堂先生爲我作序，謂我「所遊必問，所問必記，時亦留心歷史政治。吾則遊而不記，而漫遊之興同也」。我近年已不大寫遊記，並不是學林先生遊而不記，而是好多地方一遊再遊，已無一記再記的價值。我現在寫這篇「漫遊餘話」不過是雲遊四海，信筆書成的東鱗西瓜而已。

蕭伯納的書齋

一代文豪蕭伯納，著作等身、譽滿天下，誰都知道他很懂人生的樂趣和生活的享受。我有一次遊倫敦，友人爲我驅車郊外，去看他遺留下來那座別墅式的樓房，果然是精緻華麗、清雅絕倫，尤其是那花木扶蘇，修剪適度的一片草地，使人想見當日他如何在這超塵拔俗的優美環境中，寫出那麼多動人的文章和劇本。

我憑吊他在那裏度過半生的房屋。我也觀摩他用過的書籍、衣服、照相機和一座大鋼琴。我正向居停主人告別，她忽然指着花園那一邊，一

個外表不太美觀的木室，對我說：「先生要不要到那裏去看一下？」我跟着她走進去，只見裏面除了一張簡陋的書桌和一個木凳，一個小几外，甚麼東西也沒有。那些傢具很粗糙，也無油漆。四壁空空洞洞，總算一面開了一個透漏陽光的窗子。

她說：「信不信由你。這便是蕭伯納一生成名作品的製造所」。她又補一句：「當他潛心寫作的時候，他需要絕對的安靜。他進了這個書齋以後，常常半天或一天不出來，不許任何人去驚擾他，也不和任何人有往來。」也許有人以爲他的行徑太怪僻。我却很了解他的心情，也很同情他的這個作風。

傲慢的戴高樂

我三遊法國，兩次都適戴高樂當政。他的功過，死後早已有定評。無論佩服他的或詈罵他的人有多少，任何人不能否認他對法國有大貢獻。可是，他生前那種高視闊步，目中無人的傲慢態度，就是最崇拜他的法國人，也有點受不了。我

在巴黎就聽見了不少譏嘲他的笑話。

由於他那種自高自大，高不可攀的樣子，大家在笑話中，就把他比至高無上的天父。我把我當時所聽見的隨便舉一兩個，就可以反映一般人民對他的印象或反感。

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：戴高樂有一天忽然在一熱鬧場所出現，一個少婦驚訝之下，大叫一聲「啊唷！我的上帝呀！」（正和我們有人喜歡叫「我的天呀！」一樣）。戴高樂聽了便對那少婦說：「不必叫我上帝；就叫戴高樂吧！」

另一個笑話更有趣味：那位看守天國大門的聖比德，忽然來到人間，口裏嚷着要找一個最好的神經病醫生。他對人說：「上帝不斷的自言自語。他不知道他究竟是上帝還是戴高樂」。

公爵的生意經

大約離倫敦十多哩的地方，有一個名叫阿伯恩院 Woburn Abbey 的名勝，是在綠茵如畫的鄉村中，一個世襲公爵的別墅。由於英國的捐稅日重，生活程度日高，許多和王室有關聯的貴族

，都有捉襟見肘，入不敷出的困擾。他們左支右絀，叫苦連天，很得一般人的同情。

可是，這個別墅的主人白德福公爵，不但吃苦不叫苦，而且別出心裁的，把那三千英畝的私園，隨便改變一下，裝修一下，便成為美國狄斯奈式的遊戲場所。我一到那裏，就發現到處都是餐廳、零吃館、野餐處、兒童樂土，和一個設備齊全的小公園。園中有名花異木，也有珍禽奇獸。

我買門票進入一座和王宮一樣堂皇的大樓房，穿堂入室，走遍每一角落。除了古董，玩器，名貴的油畫，古香古色的地毯而外，我又看見維多利亞女王親臨此地的各種照片。聽說她和現任公爵的祖父友善，常到別墅來度週末。我離開大廈以前，還要經過一個擺滿禮物和紀念品的商店。這當然是主人細心設計的做法。

最使我感興趣的，便是主人夫婦，居然矜尊降貴的變成老閨和老閨娘，很慇懃的親自招待顧客。公爵先生年約五十左右，溫文爾雅、和藹可親，一身筆挺的西裝，現出很瀟灑的樣子。公爵夫人來自法國，已為半老徐娘。他們和一般店員一樣，幫助客人揀選貨品；生意做成了，還要笑容滿面的說一聲「謝謝」。我買了一本別墅畫冊，就請公爵簽字，並和他寒暄了幾句才握手道別。說不定有人認為這是王孫公子的落魄。我覺得這是貴族面對現實，一個很正常的出路。

丹麥的誘惑性

丹麥是北歐一個很富庶的國家。它生產以農牧和漁業為盛，又以善辦合作事業名聞世界。我游它的京都哥本哈根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到處都看

見美麗的彫刻和巍峨的建築。這裏是甚麼博物院，那裏是甚麼王室的宮殿。尤其是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的銅像，最引遊客的注意。他那童話所描寫的美人魚，也被鬼斧神工的藝術家塑成真人一樣大小，栩栩如生，斜坐在海邊一個岩石上，等待她的王子情人。

我加入了遊客旅行車。那位年輕貌美的導遊女郎，口若懸河的講解丹麥的歷史、政治、和名勝古跡。她最後加重語氣的說：「丹麥不但文化高、風景好，而且是怨女曠夫的樂園。女士們！先生們！你們如果愛情觸了礁，如果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意中人，那麼，哥本哈根便是你們的理想園地。我保證你們可以在這兒得到心靈深處的滿足！」。

大家聽了她那滔滔不絕的介紹，都互作會心的微笑。我最初以為那不過是招徠遊客的宣傳，後來聽說它真的是一個紙醉金迷、花天酒地的城市，甚至有人叫它是北歐的巴黎。北歐另一國家的瑞典，也和丹麥差不多，都是男女關係極自由、極紊亂的地區。這幾年，嬉皮橫行，長髮遍地，哥本哈根更成了色情氾濫的淫都。

德國的美和潔

我們都知道瑞士是花園國，也承認巴黎、倫敦、羅馬和維也納，都以文學、藝術和音樂見長。但是許多人口聽見德國過去如何勇敢好戰，現在如何工業發達，商業繁榮，却忘記了它也是歐洲文化的一個中心。它的文學、藝術和音樂，也可以和英法諸國媲美。

東德既早已關進了鐵幕，我們只能遊西德。

西德的每一個城市，不但各有豐富的歷史背景，而且最使人印象深刻的，莫過於它那普遍的美麗和整潔。我到過波昂、科隆和法蘭克福等城市，也會乘舟沿萊茵河順流而下，我只看見這裡是層樓疊屋的古堡，那裡是尖閣高聳的教堂。我自己彷彿走進了和風景畫一般的仙境。

最美麗的古墓

古墓這兩個字，我們不談則已，一談就會聯想到野草、枯樹、亂石、泥堆、一種陰風慘慘的氣氛，和一片凋零沒落的景色。我現在在這二字之上，加上「最美麗」的形容詞，好像文不對題，有點不倫不類。

事實上，我在印度所看見的妲姬瑪哈 (Taj Mahal) 那個古墓，單單用最美麗三字，實在還不能說明它那富麗堂皇的規模，也不夠描寫它那氣象萬千的形態。我當時所寫的遊記，曾有如下的一段：「我久聞這個陵墓的盛名，但從沒有想到它是這樣瑰麗動人，這樣巧奪天工。我幼年所幻想的仙境，便和這個差不多。我幾乎不敢相信人間居然有這樣的建築師和這樣的藝術家。」這的確是我遊那陵墓時所得的印象。我現在仍然覺得我的敘述並不是過甚其詞的誇大。

摩果王朝的沙耶汗大帝，歷時十八年，建築這座精雅絕倫的陵墓，去紀念他那千嬌百媚的妲姬瑪哈皇后。那時正是我們的明朝末年。從那時到現在已有三百三十多年。印度不知經過多少變亂，居然還能把這空前絕後的勝地保持到今天這個樣子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。

印度是一個困苦、貧窮、千瘡百孔的國家，

可供賞心悅目的地方並不多。可是一般人遊世界，一定要把印度列入行程，就是因為印度有這個不可不看的姐姐瑪哈。

武俠型的騎士

在臺灣，機器腳踏車最通行、最普遍；因為車價低廉、用油節省，開動起來，又輕巧、又方便。大家都簡稱爲機車。

乘坐普通汽車的人，無論如何威風凜凜，行人都不容易看見他們的真面目。只有機車上的騎士，頭戴鋼盔，身穿夾克，風馳電掣，招搖過市，尤其是車後坐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女郎，有時她爲自身的安全，還要抱着他的腰部，真是羨煞了無車階級的行人。

可是，機車是交通工具中最危險、最不可靠的；因爲人輕車小，四面皆空，不出車禍則已，一出了無論是車前的英雄或車後的美人，都有粉身碎骨，同歸於盡的可能。我常常看見眉飛色舞的少女，坐在情人的機車兜風、又涼快、又舒適，有時還要翹起雙足去盡情享受。在那樣的情況下即令不發生大車禍，也可以隨時碰着障碍物而折斷乘客的大腿。我真替那班少女擔心。我認爲警察一定要認真的取締，尤其是年青的男女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更應加以剴切的指導，使他們明白生命的可愛，千萬不可樂極而生悲。

小館集詩句

我一到臺灣，第一件快事，就是訪老友聊天。多年系念，久別重逢，有時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處說起，有時上下古今，無所不談，每談必痛快淋漓，暢所欲言。這和遊名勝、聽音樂、欣賞

藝術一比，不但情調完全不同，而且另有一種趣味。

這回和我談得最多的，莫過於井塘崇基和紹棣幾位。有一次，井塘邀我們吃小館子。紹棣詩興勃發，集東坡句，成一絕以贈井塘：「載酒無人過子雲，非君誰復肯相尋，年來漸識幽居味，白髮長嫌歲月侵。」崇基執教東吳大學，正完成一部有關近代史之新著作，紹棣又集東坡句贈一絕：「大筆推君西漢手，著書猶喜在名山，元嘉舊事無人記，慰我長思十載間」。

紹棣本爲詩人，近年熟讀古詩，尤好集東坡詩，信手拈來，悉成佳構。既贈井塘、崇基，餘興未盡，又送我一首：「未成報國慚書劍，從宦無功漫去鄉，材大古來無適用，感時懷舊一悲涼」；復自頌一絕：「白首先生杖百錢，廣文好客竟無雙，自知樂事年年減，交舊何人慰眼前」。紹棣的靈感，立刻增加了我們的風趣；以我一個不善作詩的人，也反覆吟哦的愛不忍釋。

亞洲影展一瞥

亞洲第十七屆影展在臺北舉行。我於它閉幕給獎的那一天，參加了它的盛會，看見了許多自由中國和來自香港及東南亞的電影從業員。男明星不大引起人的注意。女明星真是鶯燕滿堂，星光熠熠，使人眼花撩亂，美不勝收。我因坐在第一排，居然攝取了一大束的彩色照片。得獎人給我印象最深的，自然是影后甄珍和影帝南宮遠（南韓）。那位得配角獎的李湘，和上一屆的影后歸亞雷，也和甄珍一樣的美麗端庄，雍容華貴，都可稱爲自由中國最優秀的代表。

日本人的禮貌

日本人恐怕是世界上最講禮貌的民族；尤其是我遊日本，到處看見「鞠躬如也」的老少男女。而且，他們不鞠躬則已，一鞠躬一定是毫不含糊的九十度的角度，做的又恭敬、又規矩，有時連他們那種不大會笑的面孔，也居然露出一點笑容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有禮貌的民族，爲甚麼以前侵略我們的時候，那麼不講理，那麼既橫蠻而又殘忍。他們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民族。我的另一反應，便是他們的禮貌是從古代中國人學來的。而我們現在許多人禮貌的欠缺，無論是在態度上，或語言上，不但不能和日本人媲美，就是對西方一般有教養的人也有遜色。這正適合了那句「禮失而求諸野」的老話。

美國的醜嬉皮

許多外國的譯名，由於中國人策心忠厚，總是用好聽的漢字，如英、美、德、法、義等等。我們不知不覺的以爲這些譯名，可以代表他們的國家；這是大錯而特錯的。就以美國而言：我不否認它的風景美，公路美，典章文物也有不少美的地方。可是，現在你一到美國，到處看見滿坑滿谷的嬉皮，尤其是在各著名大學的校園。他們蓬頭垢面，放蕩形骸。他們吸毒、犯罪、男女亂交，不事生產。那一大群寡廉鮮恥的墮落青年，偏敢自鳴清高和前進，或瞎談禪理，或亂叫革命的口號。我只可把「醜」字說明嬉皮的一切。如果他們能代表美國的話，那麼，我們真要考慮用別的漢字，去改譯它的國名。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於紐約）